

热风

鲁迅杂文集

热风



鲁迅



熱風 一 本

實 價 四 角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

北新書局發行

題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服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

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却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却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

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却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癰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

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

目 錄

一九一八年

隨感錄二十五·····	一
三十三至四十三·····	四
四十六至四十九·····	三九
五十三至五十四·····	四九
五十六「來了」·····	五四
五十七 現在的屠殺者·····	五六

五十八	人心很古	五七
五十九	「聖武」	五九
六十一	不滿	六四
六十二	恨恨而死	六六
六十三	與幼者	六七
六十四	有無相通	七〇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七一
六十六	生命的路	七二

一九二一年

知識卽罪惡	七五
事實勝於雄辯	八一

一九二二年

估「學術」……………	八三
爲「俄國歌劇團」……………	八八
無題……………	九一
「以震其艱深」……………	九三
所謂「國學」……………	九五
兒歌的「反動」……………	九七
「一是之學說」……………	九九
不懂的音譯……………	一〇二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一〇八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一一〇

卽小見大……………一一四

一九二四年

望勿「糾正」……………一一七

一九一八年

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爲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爲無

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却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 (Otto Weininger) 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却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纔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爲

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爲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却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爲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三十三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爲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屬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衛生哲學，裏面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爲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

用植物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只是一個蒂，離了便罷，有什麼重要。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力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Koch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纔叫發明）了真虎力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Koch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顛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麼？

搗亂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畫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觀。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領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飲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與某星球將壞之時，即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燬民物。